

彭燕郊
王小妮
柏桦
李少君
阿库乌雾
蓝蓝
.....

03

谭五昌 著

在北大 课堂讲诗

第三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第三辑

在北师大 课堂讲诗

谭五昌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7N13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北师大课堂讲诗. 第三辑 / 谭五昌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1
ISBN 978-7-5613-9690-2

I. ①在… II. ①谭… III. ①诗歌评论—世界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3284号

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三辑)

ZAI BEI SHIDA KETANG JIANG SHI (DI-SAN JI)

谭五昌 著

选题策划 / 刘东风 郭永新

责任编辑 / 彭 燕

责任校对 / 宋媛媛

封面设计 /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20mm×1050mm 1/16

印 张 / 27.25

插 页 / 2

字 数 / 440千

印 数 / 1—2000

版 次 /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690-2

定 价 / 5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序

我一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敏感的文体，中国当代诗歌长期扮演着导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先锋角色，成为诸多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现象的先声与先导。譬如，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朦胧诗之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现代派小说的艺术启发，20世纪80年代初期诗坛萌生的文化寻根诗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时盛行的寻根小说潮流的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蔚为大观的以日常生活叙事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代”诗歌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席卷文坛的新写实小说风潮的美学回响，如此等等，无不有力地彰显出中国当代诗歌独特而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与价值。此外，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诸多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散文家与剧作家，均有深厚的诗歌修养，其中不少作家有过诗歌的创作经历与经验，有些作家至今还在坚持写诗。总之，今日中国作家对于当代诗歌的阅读与写作大大提升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与审美品位，当代诗歌依然是守护当代文学“文学性”标准的最合理的文体。因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诗歌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但它的文学地位、审美精神价值实际上从未被边缘化，反而从边缘走向了中心。

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开设了“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这门课程。说实话，在当下诗歌被边缘化的时代语境中，我开始时对这门课的受欢迎程度并不抱期待，我想，能够顺利完成这门课程的授课任务就应知足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整体上对这门课程表现出颇高的参与热情，他们在课堂上对我关于当代诗人的诗歌解读与讲授予以积极主动的呼应。不仅如此，一些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与部分北师大文学院访问学者也闻讯进入我的诗歌课堂，大家围绕着某位诗人的创作或一首具体作品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有时意见分歧，激烈碰撞，将诗歌课堂上自由的学术气氛营造得颇为热烈，令我甚感欣慰。其中，不少对当代诗歌热情极高的同学在课间与我进行交流的时候，极力鼓动我把课堂讲诗进行录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稿，最后出版成书。青年学子对于当代诗歌有如此饱满的热情，难能可贵，于是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从2011年开始，不知不觉，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及与学生们对话讨论的录音工作已连续进行了五个学年。五年下来，“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这门课程让我感到最有收获的一点是，通过对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那些具代表性的诗人的代表性作品比较系统的阅读与鉴赏，学生的审美鉴赏力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文学的敏感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而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学习，学生们已经消除了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偏见，认识到中国当代诗歌作为一种文体的先锋性角色，以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批评工作多年的学者，我自认为目前新诗的教育工作及推广普及工作在国内高校及中学校园做得相当不够，可以说非常欠缺，这情形令人忧虑。新诗教育工作是对当代人进行审美情感教育、生命伦理教育、道德理想教育的系列性教育工程，意义至为重大。因而，我本人能够在新诗教育工作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然是很有意义的。

2017年恰逢新诗百年（1917—2017）这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在某种时间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双重感召下，从2017年年初开始，我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心血集中整理五年来积累的课堂讲诗录音文字稿，并且决定将它总体命名为《在北大课堂讲诗》。因为我每一学年在课堂上所讲解的诗人与作品均

不同，讲课内容有其独立性，所以我决定以五辑的形式出版这套《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前面三年我主讲中国大陆老中青几代具有代表性诗人的诗歌创作，后面两年主讲台港澳地区代表性诗人以及海外华语诗人的诗歌创作，由此对应性地将这五本书命名为《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一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二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第三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台港澳专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海外专辑）。力图以一种非常宽宏的文化视野全方位、立体化地勾勒出地域辽阔、色彩斑斓、气象万千的中国当代诗歌版图，冀望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人们为之骄傲。

《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全五辑以一种具现场感的讲诗、解诗的鲜活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所采用的对话体、口述体近些年也颇为流行，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与喜欢。我真诚希望借着这五辑《在北师大课堂讲诗》，和喜欢中国当代诗歌或目前对中国当代诗歌知之不多但存有学习之心的莘莘学子与诸多诗歌爱好者，共同分享我们所喜欢、所热爱的某位或若干位当代诗人的诗歌艺术与精神世界。同时，我也特别希望以此为媒介与平台，与海内外有见识、有情怀的诗人与新诗研究专家们一起，共同完成对这套书中所有诗人的作品解读，利用他们出色的诗学智慧与审美鉴赏能力，为众多与现代汉语共同成长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日常生活，镀上一层诗意的光芒。

我最终的梦想是，当我和我的学生们在北师大小小的课堂上讲诗、论诗、赏诗并且诵诗之时，在这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在这有现代汉语生根开花的星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国当代诗歌美丽、活泼的音节在回响，都能听到充满艺术魔力的现代汉语的清音在宇宙中飞扬。

是为序。

谭五昌

目 录

第一讲	001
彭燕郊诗歌解读	
第二讲	031
蔡其矫、灰娃诗歌解读	
第三讲	056
梁小斌、王小妮诗歌解读	
第四讲	096
柏桦、潇潇诗歌解读	
第五讲	125
陆健、梁平诗歌解读	
第六讲	148
大解、杨克诗歌解读	
第七讲	173
潘维、李少君、洪烛诗歌解读	

第八讲	214
高凯、阿库乌雾诗歌解读	
第九讲	245
蓝蓝、马莉诗歌解读	
第十讲	272
安琪、寒烟诗歌解读	
第十一讲	309
刘川、刘春诗歌解读	
第十二讲	340
郑小琼、高璨诗歌解读	
第十三讲	372
“我们”散文诗群诗歌解读	
后记	426

第一讲 彭燕郊诗歌解读

时间：2013年4月5日

地点：北师大二教410教室

主讲教师：谭五昌

听众：北师大2012级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谭五昌：今天我们来讲彭燕郊的诗歌。彭燕郊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诗人，是一位并未被充分认识的诗人。所以在当下这个相对宽松的诗歌氛围中，应该给予彭燕郊正确的估量与认识，对彭燕郊诗歌的解读和研究要体现我们应有的文学眼光。这次我比较系统、认真地阅读了彭燕郊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9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代表性诗歌文本，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分量、有大气象的诗人，应该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有比较独特、重要的地位。他以前没有被充分认识，现在我们把他挖掘出来，让大家认识到彭燕郊诗歌的文本价值和他本人的文学史地位。他被批评界与学术界公认为“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七月派”的主体风格是什么？同学们对“七月派”有哪些了解呢？

李壮同学：“七月派”相对冷静，对现实介入比较多，有对于文学史、文学创作相对独立的整体认识。我觉得彭燕郊的诗歌风格是偏于冷静的，很明显和文人才子派的浪漫主义创作不一样，也不像纯粹的抒情诗人。他面对诗歌，有着更具穿透性的眼光。

谭五昌：在关于“七月派”的文学史叙述中，彭燕郊的名字也被提到了，只是没有像关注艾青那样去重点关注，仅是一带而过。大家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救亡的时代环境之中，“七月派”诗人的作品一般都是铿锵有力的，作品像号角一样，充满战斗性、社会性和鼓动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可以说，彭燕郊在早期作品中体现了鲜明的“七月派”的

创作特色，即强调诗人的主观战斗性。但是到后面，经过几十年的沉默和冷静的思考，彭燕郊的创作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可谓脱胎换骨。

彭燕郊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这是他作为“七月派”诗人的鼎盛时期；而第二个高峰期则是新时期以来，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而后又沉寂了一段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彭燕郊“衰年变法”成功，形成了他创作上的第三个高峰期。一个诗人一生能经历三个创作高峰期，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关于彭燕郊的生平，我们来大体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被忽视、被湮没的诗人，或者说重要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诗人，他的生平我们要更加关注。彭燕郊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在湖南大学、湘潭大学任教，20世纪80年代退休后居住在长沙，直到前几年去世，他在湖南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因此，很多人以为彭燕郊是湖南人，其实他是福建莆田人。他于1920年出生，原名陈德矩。他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是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十七八岁就加入抗战队伍，并且成为宣传队员，很有文艺才能。他在1939年19岁时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受到人们关注，成为“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出的诗集不多，只在1984年出版了《彭燕郊诗选》，还出了一本诗论集《和亮亮谈诗》，对诗歌有着独到的看法。

彭燕郊18岁参加新四军，随即发表处女作《春耕山歌》，可见他是一个早慧诗人。在1941年到1944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在桂林工作；成就他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诗人被普遍看好的诗作《尤加利树》，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之一。1949年5月，他前往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随后进入《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是彭燕郊人生的转折期，他被组织派到湖南工作，从此一直生活在湖南，直到2008年去世。1955年，他的人生发生了大变故，从此压抑沉默了二十多年。1982年，62岁的他开始筹划“诗苑译林”出版工作，把一些外国著名诗人与大师的作品陆续翻译成汉语出版。这个工作很重要，现在很多有名的诗人还在提这套丛书，可能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都曾得益于这套丛书。1987年，彭燕郊与北岛一起主编《国际诗坛》，把国外大师的作品以及诗歌理论及时地翻译到中国来，这对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批评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接下来简单说说诗人的晚年创作。已经有过两次创作高峰的诗人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进入了第三个创作高峰期，推出了一部大诗《混沌初开》。这部长诗发表于1992年，实则写了三年。这部精心打磨的鸿篇巨制，是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不少评论家、诗人都认为《混沌初开》是彭燕郊诗歌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是他创作水准的最高体现。作品气象博大，内容丰富，需要反复研读才可能把它的精髓领悟透彻。后面我们将对这部长诗进行解读。

好了，我们现在来解读一下彭燕郊的早期之作《村庄被朔风虐待着》。其实描写村庄的诗歌作品很多，艾青、海子都有。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看看彭燕郊笔下的村庄有什么独特的美学风格，提供了怎样的审美意境。现在请李仪婷同学来朗读一下。

村庄被朔风虐待着

满目凄凉的十一月呵

衰老的十一月

田野是一天比一天冷落了

村庄孤单地兀立着

以土拨鼠般暗淡的目光

惊慌地注视

那恣情虐待它的朔风

朔风，伸直喉咙怒号着

从野际滚动过来又向山凹呼啸而去

田野

与村庄相依为命的田野呵

如同一个生育过多的妇人般

容颜枯槁了

失色的草叶四处飘零

龟裂的畋亩
连一丝最后的绿意也匿迹了
朔风暴戾地尖叫着
绘声绘影地
代田野歌出了
万古以来的
诉说不尽的苦难
而漠漠的黄土
旋卷成巨柱
如同涌起的暗云
拖曳着索索发抖的村庄
像是要拔脚奔逃的村庄呵
披头散发而苍白、失神

朔风虐待着村庄
凛冽的朔风
刺人肌骨的朔风呵
如此不留情地对村庄拳打脚踢
农人们紧闭了门窗
薄而破旧的门板后顶着石墩
没有窗棂的窗洞塞着破败的斗笠和蓑衣
想要抵拒那
卷土而来的风暴

丛树的最后一片绿叶
也被摘尽了
打谷场
像被削去皮的干果
裸露出皱缩的肉身

篱笆倾倒了
压盖在菜叶上
被严霜欺迫的菜叶
被虫类啮食得满身伤痕的菜叶呵
夹杂在篱边的乱草之中
已经很难分辨得出了
而那些枯草又都这样杂乱
有如失去修饰的兴致的老人们
绞结在一起的胡须
标志着他们的衰老和绝望
屋后的池沼——那泪水汪汪的
妇女们的求助的眼睛呵
从池边的老乌桕树
无叶的枝丫的交错里
向冥杳的远方的不测的风云窥探
而朔风咆哮着
从万里外的沙漠
挟带着
蔽天的沙砾
气势汹汹地
向村庄扑来

村庄显得更为凄凉了
如同奴仆忍受主人任性的毒打
连啼泣也不敢出声
抽抽噎噎地
从门缝、窗隙
送出断断续续的呜咽
让朔风揪住它的头发似的

掀开屋顶发黑的稻草
并像撕扯着衣裳般
把那用破木箱和火油筒钉成的屋檐
远远地拉了出去

孤单的村庄呵
无依无靠的村庄呵
四面都是荒凉的山野
四面都包围着盛怒的朔风
在寒冷中熬煎着的村庄呵
痉挛地颤抖着的村庄呵
像雪天里冻僵了双翅的鸟雀
栖止在单瘦的枝丫上
向着漫天的风雪
寻找失散的慈母
吱吱哑哑地，哀诉着
这严冬和饥饿，这朔风带来的不幸呵

萧条的十一月，肃杀的十一月呵
朔风虐待着村庄……

可是，宿营在这冷寂的孤村里
沉睡的我，却梦见了
十一月屹立着
在我们战斗的日程里
开辟了新的历程
而朔风也被我们驯服
成为我们的一支号角
那响彻天地的号音

片刻不停地
以粗犷的呐喊
呼唤着所有不幸的村庄
呼唤着战斗的暴风雨
那洪大的声音
由于加入了清脆的枪声和子弹的悠长叫啸
忽然间
变成了最悲壮的交响乐

谭五昌：这首诗的声音不是哀伤、凄切，而是一种典型的“七月派”诗人的深沉、激愤，其音调是铿锵有力的，有一种内在的激情贯穿始终。我来自农村，有些同学可能也是，这种对农村情景的描写让你们心中泛起了怎样的涟漪？

刘君君同学：我觉得诗人对乡村饱含感情。他描述“十一月”，有点艾略特的感觉，有冷静荒凉之气。他对村庄饱含着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诗中充满了对村庄、土地未来的担忧。但可能他写这首诗时比较年轻，有血气，所以对未来更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总之，我觉得这首诗前面是抒情，后面就融入了政治性，整个笔调、笔触都是刚强有力的。

谭五昌：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期间。诗中的村庄没有明显的南北方差别，它是中国村庄的缩影，是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缩影，也是被日寇铁蹄践踏的村庄的缩影。与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样，这首诗也用了象征手法。在诗人笔下，村庄被朔风虐待着，朔风就是北方的风，在此象征抗战的风暴。这个苦难的村庄被时代暴风虐待着，贫穷落后的中国被时代的狂风虐待、摧残。如果落到实处，则象征着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苦难。

诗人在强烈的抒情中又有很精彩的写实镜头，描写水平很高超，就像画家一样观察乡村、表现乡村。“满目凄凉的十一月呵/衰老的十一月”，为全诗奠定了悲凉、悲愤的基调。诗人对于这个苦难村庄的描写，非常真实、鲜活、生动、有力，有图画般的效果，质感非常鲜明，跟着这些诗句可以画一幅画。诗人的观察也很细致，比如，“与村庄相依为命的田野呵/如同一个生育过多的妇

人般/颜容枯槁了”，形象生动，想象动人；又如，“万古以来的/诉说不尽的苦难/而漠漠的黄土/旋卷成巨柱/如同涌起的暗云”，这些诗句很有雕塑感。诗人用真实、鲜活的笔触把我们拉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个苦难、贫穷、受摧残的“村庄”面前，而这个“村庄”正是落后中华民族的象征。另外，“土拨鼠”这个意象的使用，用得很早，可以看出诗人的先锋性。在“七月派”诗人中，彭燕郊是先锋意识、审美意识比较强的一位诗人。

这首诗全方位地描写了处在战乱年代的乡村风景与面貌，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内心对村庄的同情。他以旁观者的角度，以战士诗人的角度，还以拯救者的角度来观察、描写、叙述村庄。比如，“萧条的十一月，肃杀的十一月呵/朔风虐待着村庄……”，让作者对村庄的同情达到了高潮。然后，诗中出现了转折，“可是，宿营在这冷寂的孤村里/沉睡的我，却梦见了”，这里，作者的身份是旁观者，也是拯救者，具体来说，是八路军战士，他们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的光荣使命。于是，诗人开始了另一种角度的抒情和言志，出现了战士的话语，“十一月屹立着/在我们战斗的日程里/开辟了新的历程/而朔风也被我们驯服/成为我们的一支号角”。“朔风”成了我们的号角，这种号角要去征服“朔风”，征服侵略者。“那响彻天地的号音/片刻不停地/以粗犷的呐喊/呼唤着所有不幸的村庄”，这里的“呼唤”是指唤起或唤醒。诗人站在居高临下的观察角度，想要拯救村庄、唤醒村庄。村庄里的人本是麻木的，我们要唤醒他们的民族觉悟，一起加入抗战的洪流，这彰显出“七月派”诗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充满战斗性和政治化的抒情。接下来“呼唤着战斗的暴风雨”，则是指诗人要把国人的觉悟唤醒，一起加入战斗的行列，加入打击侵略者的行列。诗歌结尾出现了宏大的想象，情绪达到高潮，诗人的民族意识得到升华，“那洪大的声音/由于加入了清脆的枪声和子弹的悠长叫啸”。这是对暴力的美化，枪声和子弹是暴力的象征，但在这里却成为正义的代表，有了震撼人心的美，因为我们拥有正义，我们是维护民族独立自由的力量。

悲凉、悲怆、悲壮，是这首诗审美情感的主旋律。作品前面用大量笔墨描写中国所处的苦难境地，结尾则是战斗意识、民族意识的崛起，呼唤不幸的村庄进行抗争自救，成为美丽富饶的村庄，它象征、暗示着一个不幸落后的中国，只要国人团结起来，挽救民族危亡，也会成为一个美丽富饶、自由可爱的

中国。这首诗分为上下两部分，诗的寓意非常政治化，但在审美上有它的美学价值，诸如悲壮的基调，崇高的风格，大气的笔法，开阔的视野，转换自然的描写、抒情，合理的结构，都让这首诗呈现出戏剧性，使得诗歌本身的情感内涵更加丰富。

李壮同学：老师谈的都是它的审美价值，非常到位，我想补充几点。首先我觉得这首诗比较具有抗日初期和“七月派”诗歌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头那一节诗的用词与当时的诗歌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满目凄凉”“衰老”“冷落”“孤单”“兀立”“暗淡的目光”“惊慌”“恣情”“虐待”这些词都有比较强的倾向性，可以看到“七月派”诗人的主观精神性，包括诗人主体性的介入。也就是说，他的倾向性很强，比起20世纪80年代之后很多诗人的作品，他的诗歌是一种判断、介入的诗歌。“朔风”这个意象，可以和海子的“风”做一个对比，“朔”指的是北，它本身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文化内涵，涉及中国农耕文明历史传统的记忆、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忆；海子在《春天，十个海子》中写了“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这里的“大风”没有什么历史文化内涵，只是对存在的关注和感知。彭燕郊的“朔风”有很强的历史文化指向，与时代相关，具有时代典型性。

另外，从当下的审美眼光来看，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还不是特别圆熟。比如后面部分诗歌的形象虽丰富却不完整；诗中有很多画面，这些画面组合在一起让人印象深刻，但缺少一种内在的空间感；像“土拨鼠般暗淡的目光”这样闪光的句子后面出现得比较少；他写得太细了，缺少内在的意义生发空间；后面写得有一点急迫，缺少现在普遍认为的好诗中蕴含着丰富形象。所以从这些角度讲，这首诗在内在结构上还不是特别成熟。这可能也与当时二十几岁的彭燕郊对诗歌自主性、诗歌本身的认识不成熟有关，因为那时毕竟还处于现代诗歌不断生发、成长的时期。此外，他语言的倾向性也不是特别符合现在的审美标准。比如他的用词比较狠，一些句子有概念化的特征，在阅读和理解上让人有某种自动化对应的色彩，这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适合的，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语言是应该加以警惕的。

谭五昌：李壮同学从文学史与艺术角度来谈，很有水平。他谈到海子笔下的“大风”，“大风”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空间非常广阔；而彭燕郊笔下的